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霞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韓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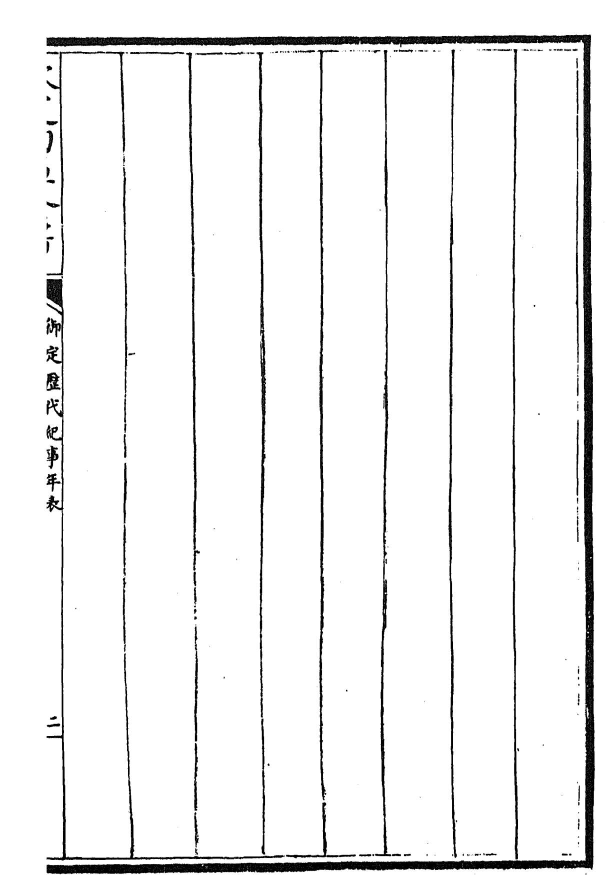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一

起丁未漢惠帝元年
止甲申漢文帝後七年凡三十八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高后呂氏稱制綱目凡例所謂簒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也故既虛天位於上而紀年復不大書又呂氏所名孝惠子淮陽王彊等必置於漢宗室諸王之末諸呂封王如呂王台等必置

於漢功臣侯者之末所以抑僭偽扶正統也　凡
王侯有關當代之事詳著本代格內至其卒則於
本格之內合其平生而書其大略或載其遺事及
名臣論斷如此卷酇侯蕭何留侯張良絳侯周勃
等是也不徒采史漢年表而已漢以後各代同



丁未

漢

孝惠皇帝元年

諱盈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

趙王如意　徙封五年冬十二月太后殺之

淮陽王友　封三年冬徙王趙國除為郡至

臣

長沙王吳　嗣封八年薨諡成子回嗣至高后元年再見

便侯吳淺　以父長沙王功封傳恭侯信及侯廣志及侯千秋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曰人彘居數日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司馬氏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

高后七年再見

汲侯公上不害

封三年薨謚終子夷侯武嗣傳康侯通及侯廣德至武帝元光五年坐罪棄市國除

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可為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

春

王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

戊申

二年

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春正月雨龍見蘭陵井中

隴西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薨

何病上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

楚王交 封九年入朝 見史記通鑑未載

齊王肥 封九年入朝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

酇侯蕭何 封九年薨謚文終子哀侯祿嗣傳懿侯同至武帝元封四年再見

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軑侯利倉 以長沙相封傳侯豨及侯彭祖及侯秩至武帝元封元年再見 漢書作軑侯朱倉

建成侯呂

汁邡侯雍齒 封九年薨謚肅子荒侯鉅鹿嗣傳侯野及終侯桓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安平侯鄂千秋 封九年薨謚敬子簡侯嘉嗣傳頃侯應及煬侯寄及侯但至武帝元狩元年坐罪國除

以

之矣臣死不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齊王起帝亦起取危太后恐自起泛帝危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聞知酖大恐齊內史士說王使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司馬遷曰漢興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釋之

封九年薨諡康子侯則嗣至帝七年再見

海陽侯搖毋餘

封九年薨諡齊信子哀侯昭襄嗣傳康侯建及侯省至景帝中六年再見

臺侯陳鍇

封七年薨諡祗子懷侯嬰嗣傳共侯應及侯安及侯千秋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故城侯尹

長脩侯杜

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厚重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

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郃陽侯喜

降封七年薨以子濞為吳王謚喜曰頃王

等爭烈矣

恢

封九年薨謚莊子侯開方嗣至高后三年再見

恬

封四年薨謚平子懷侯中嗣傳侯喜景帝初坐奪除三歲至中五年復封相夫恬一作恪

嘗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臣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弗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己酉

三年

春城長安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匈奴冒頓方強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

射陽侯劉纏

封十年薨無謚子睢有罪國除

汾陰侯周昌

封十年薨謚悼子哀侯開方嗣

新陽侯呂清

封十年薨謚胡子頃侯世嗣傳懐侯義及惠侯它及恭侯善及侯譚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

義陵侯吳程

封七年薨子侯種嗣至高后七年種薨無後國除

附

匈奴

單于遺漢太后書漢使大謁者報書單于于後遣使入獻馬

東海王搖

始封

漢立閩

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

至明年改封建平侯

國除

武原侯衛胠

封八年薨謚靖子共侯寄嗣傳侯不害至景帝後二年坐葬過律國除

越君搖為東海王

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馮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廄災

是歲蜀湔氐反擊平之

庚戌

四年

春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其於倫序乖矣故不書立某氏為皇后而曰立皇后某氏異之也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甲子帝冠赦天下　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

楚王交	齊王肥	淮南王長
封十一年入朝	封十一年入朝	封六年入朝

建平侯周開方	梁鄒侯武儒
改封一年尋坐罪奪除至文帝前五年意復封	

平皐侯劉它	繁侯彊瞻
封十年薨謚煬子共侯遠嗣傳節侯光及侯勝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臨轅侯戚鰓
封六年薨謚堅子夷侯觸龍嗣傳共侯忠及侯賢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冠

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

趙王友

徙封四年

入朝

封十一年薨諡孝子侯最嗣傳項侯嬰齊及侯山柎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封八年薨諡莊子康侯朐獨嗣傳侯寄及侯安國至武帝元狩元年為人所殺國除

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長樂宮鴻臺災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宜陽雨血

辛亥

五年
冬雷桃李華棗實
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書雷始

燕王建
封六年入朝

吳王濞

平陽侯曹參
封十二年薨諡

平都侯劉到
以齊將降平齊

陽陵侯傅寬
封十二年薨諡

土軍侯宣義
封七年薨諡武

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雷十書冬雷七書桃李華三書桃李實一書桐華一書棗實一

春

正月城長安復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黄圖序云高帝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

封六年入朝

懿子靖侯窋嗣傳簡侯奇及夷侯時及恭侯襄及侯宗至武帝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國除

功封傳子侯成至景帝後二年有罪國除

高武侯單甯

封十二年薨謚靖信子夷侯如意嗣傳康侯貫

景子靖嗣傳恭侯則及侯偃至武帝元狩初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

子孝侯莫如嗣傳康侯平及侯生至武帝元朔二年坐罪國除

年更名咸陽曰
長安正義曰秦
咸陽在渭北長
安在渭南
夏大旱江河水
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
侯曹參薨
九月長安城成賜
民爵戶一級
帝之城也必用
春初有愛民之
心焉跨歷五年
然後畢事所以
見其勿急也終
綱目城書始書

成及侯
得至武
帝元朔
三年再
見

成一而已

壬子

六年

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

以周勃為太尉

齊王肥

封十三年薨謚悼惠子哀王襄嗣至高后八年再見。

留侯張良

封十三年薨謚文成子不疑嗣至文帝五年再見　初良與力士擊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

舞陽侯樊噲

封十三年薨謚武子侯伉嗣至高后八年再見

猗氏侯陳遬

封十一年薨謚敬子靖侯交嗣傳侯差至景帝三年薨無後國除

車七匿下邳遊圯上有老父贈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用其策遂佐高祖定天下

甘泉侯王竟
封七年薨子戴侯摇嗣傳侯嫖至景帝中三年有罪國除

癸丑

七年
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

楚王交
封十四年

廣平侯薛歐

朝陽侯華寄

建成侯呂則

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

入朝

梁王恢　封九年　入朝

淮南王長　封九年　入朝

燕王建　封八年　入朝

趙王友

封十四年薨謚敬子靖侯山嗣侯傳節侯澤景帝時坐罪奪除三歲至中五年再見

都昌侯朱赤　軫

封十三年薨謚齊子文侯要嗣傳侯當至武帝元朔二年坐罪國除

堂陽侯孫　封九年薨謚哀

五年有罪奪爵國除至明年弟種祿復封

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是起 綱目特稱太后 使其旨微矣

九月辛丑葬安陵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班固贊曰孝

封七年入朝

吳王濞

封七年入朝

封十四年薨謚莊子則侯率嗣傳夷侯詘及恭侯偃及侯辟疆無後國除

子侯德嗣至景帝中六年有罪國除

惠內修親親外體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閒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遺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甲寅

漢 高皇后呂氏元年

諱雉臨朝稱制八年劉友益書法曰是時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

吳頡侯信 封十四年坐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國除

淮陽王彊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始封至五年再見

恒山王不疑 太后所名孝惠

魯王張偃 宣平侯敖尚魯元公主生偃是年公主卒太后封偃為魯王至八年再見

赤泉侯楊延

南宮侯張買 追論父越人為騎將從軍功封至八年再見

梧侯楊城

呂王呂台 太后兄悼武王澤長子封酈侯十二年至是太后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明年再見

氏紀元而實録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呂為不於歳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故特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

子也始封明年再見

襄城侯山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始封明年再見

軹侯朝
太后所名孝惠

喜
封十四年坐罪奪爵明年復封至文帝十一年再見

深澤侯趙將夜
封十三年

初以軍匠從高帝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令以築長安城先就封是為齊侯傳敬侯去疾靖侯偃及侯戎奴戎奴

郊侯呂產
悼武王澤少子始封至六年再見郊漢表作洨

胡陵侯呂祿
太后兄建成侯釋之子惠帝七

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

子也始封至四年再見

壺關侯武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始封至五年再見

坐罪奪爵明年復封復封二年又以罪奪至文帝十四年復封是為齊侯傳戴侯頭及侯循循至景帝中二年再見

至武帝元狩五年再見

平定侯齊受

追論從高祖入漢擊羽得樓煩將功封是為敬侯傳齊侯市人

年侯則以罪廢今更封祿至七年再見

胡陵

漢表作漢陽

沛侯　呂種

建成侯釋之少子太后命奉呂宣王寢園封至

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

江邑侯趙堯

封十年以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抵罪國除

恭侯應康侯延居及侯昌昌至武帝元鼎四年再見

博成侯馮無擇

追論從高祖起豐擊羽力戰奉

七年再見

扶柳侯呂平

以太后姊長姁子封至八年再見

漢表注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帷記母族也

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赦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

胡寅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

衛悼武王出榮陽功封至三年再見

沅陵侯吳陽

長沙王芮庶子以父功封是為頃侯傳侯福及

贅其侯呂勝

以太后昆弟子為淮陽相始封至八年再見

滕侯呂更始

初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至是封至八年再見

先死則如
此言何哉
是亦僥倖
而已矣故
程子曰人
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
正至哉言
乎

追尊父呂公為
宣王兄澤為
悼武王欲
以王諸呂為
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
罪妖言令

侯周周
至景帝
後二年
再見

呂成侯呂忿
以太后
昆弟子
封至八
年再見
按勝
史始忿
三侯史
表高后
四年封
漢表入
元年今
從漢表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以族則非眞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

立呂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台為王
秋桃李華

乙卯

六月丙戌晦日食

二年
冬十一月呂王台卒
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劉友益曰

德侯廣
封十年卒謚哀子頃侯通嗣傳康侯齕及侯何何至武帝元鼎

恒山王不疑
封二年卒謚哀

恒山王義
初名山由襄城

栢至侯許溫
封十五年坐罪奪爵明年復封是為靖侯

戴侯彭祖
封十一年卒謚敬子共侯悼嗣傳夷侯安國侯安期及侯蒙蒙

呂王呂台
進封二年卒謚肅子嘉嗣至六年再見

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網目書太后封齊王弟章令入宿衛天奪之魄矣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

行八銖錢

太后立山為恒

五年再見

上邳侯郢客

楚王交子始封

至文帝元年再見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子齊

侯進封更今名至四年太后立為帝

傳簡侯祿哀侯昌恭侯安如及侯福福至武帝元鼎二年再見

磨侯程黑

封十四年卒謚簡子孝侯釐嗣傳侯竈至景帝

至武帝後元元年再見

高陵侯王周

封十年卒謚圉子惠侯并弓嗣傳侯行至景帝三年再見

山王更名義

王襄弟始封太后以呂禄女妻章至文帝二年再見

中元年再見

汾陰侯靳倉
彊

封十一年卒謚莊子共侯解嗣傳康侯胡至景帝後三年再見

紀信侯陳

封十年卒謚匡子夷侯開嗣傳侯陽至景帝三年再見

軑侯利倉

封八年卒子豨

丙辰

秋星晝見

書星晝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

三年

夏江漢水溢

秋伊洛汝水溢

衍侯翟盱博成侯馮故城侯尹

封十二年卒謚簡子祇侯山嗣傳節侯嘉及侯不疑不疑至武

無擇

封三年卒謚敬子代嗣至八年再見

開方

侯恢子嗣封八年坐罪奪爵為關內侯國除至

嗣傳侯彭祖及侯秩秩至武帝元封元年再見

丁巳

而星盡見者四高后居其二陰盛陽微極矣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恒山王朝

帝元朔元年再見

鄗陵侯朱濞 封十一年卒謚莊子慶嗣至文帝七年再見

當邑侯陳

中邑侯朱

宣帝詔復候六世孫般家

任侯張越 封十七年坐匿死罪免為庶人國除

俞侯吕它

女弟嬃為臨光侯

劉友益曰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

廢少帝

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

封軹侯四年進今封至八年再見

昌平侯太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始封至七年再見

嬰

封十八年卒謚安子恭侯祿嗣傳夷侯午及侯季須至武帝元鼎元年再見

柳丘侯戎賜

通

追論破曹咎功用呂王相始封至文帝後元年再見

樂平侯衛無擇

追論從高祖起

初呂嬰從高祖入漢定諸侯子它以父功封至八年再見

臨光侯呂嬃

以太后女弟封即舞陽侯樊噲妻也至八年再

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封十八年卒謚齊子定侯安國嗣傳敬侯嘉成及侯角角至景帝後元年再見

沛繫陳餘功封是為簡侯傳恭侯勝及侯侈侈至武帝建元六年再見　見

魏其侯周定

封十八年卒謚

山都侯王恬開

追論破陳豨功

莊子問嗣至景帝三年再見

棘丘侯襄　封十八年以罪奪爵國除

菌侯張平　封十二年卒諡莊子勝嗣至文

封是為貞侯傳惠侯中黃敬侯觸龍及侯當當至武帝元封元年再見

松茲侯徐厲　追論得雍王章

帝四年再見

邯家屬功封是為夷侯傳康侯悼及侯偃偃至武帝建元六年再見

成陶侯周信

追論為呂氏舍

人渡呂氏濟淮功封至文帝十一年再見

醴陵侯越追論從高祖擊羽功封至文帝四年再見史失姓

戊午

五年

春南越王趙佗反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

尹起莘曰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而卒彊不疑雖強以孝惠子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

淮陽王彊 封五年卒

淮陽王武 封壺關侯五年進今封至八年再見

信武侯靳歙 封十九年卒子夷侯亭嗣至文帝後三年再見

陽都侯丁復 封十九年卒謚

東武侯郭蒙 封十九年卒謚貞子它嗣至景帝六年再見

魯侯母侯疵 封十九年卒無

杜衍侯王翳 封十八年卒謚莊子共侯福嗣傳侯市臣及侯翕翕有罪絕翳子郢人至景帝後元年再見

附南越 南越王趙佗以高后禁南越關市鐵器因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

意貽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於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遠云

初令戍卒歲更

敬子遬侯甯嗣傳侯安成至景帝二年再見

子國除

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也於是乃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

己未

春星晝見

六年

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夏匈奴寇狄道

行五分錢

東牟侯興居

齊悼惠王子朱

武彊侯莊不識

封二十年卒謚

龍侯陳署

封十八年卒謚敬子堅嗣至文

呂王呂嘉

嗣封五年以居處驕恣廢

附匈奴

是歲入侵狄道攻阿陽

虛侯章弟也始封亦入宿衛至文帝二年再見

莊子簡侯嬰嗣傳侯青翟至武帝元鼎二年再見

陽義侯靈常 封十四年辛謚定子共侯賀嗣

帝後元年再見

宣侯張敖 降封十七年辛以尚魯元公主賜謚曰魯元王子偃受偃偃別封魯王侈受至

呂王呂產 封郊侯六年進今封明年再見

鍾侯呂通 以呂肅王台少子封至八年再見

庚申

春正月己丑日食晝晦

七年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秋七月立平昌

趙王友 徙封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女怒去讒於太后曰友言呂氏安

濟川王太 封昌平侯四年進今封明年再見

傳侯勝至文帝十二年再見

安國侯王陵 封二十一年卒謚武子哀侯忌嗣傳終侯游安侯辟方及侯定

八年再見

平棘侯執 封二十年卒謚懿子辟彊嗣至文帝六年再見

義陵侯吳種

梁王呂產 封呂王二年從今封明年再見

趙王呂祿 封胡陵侯七年進今封明年再見

附

匈奴 是歲入侵狄道畧二千餘人

南越 趙佗稱帝三年

侯太為濟川王所名孝惠子也封營陵侯澤為琅邪王將軍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其妻呂須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

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大后名友至邸弗與食友餓作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受我妃我妃既妒兮誣

定至武帝元鼎五年再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王諸呂時陵以右丞相面折廷爭及后遷陵太傅陵怒遂謝病

嗣封十一年卒無子國除

見

不其侯呂種封沛侯七年更今封明年再見

高后遣將軍周竈將兵來擊

乃割齊之琅
邪郡封澤為
王
王

趙
王恢自殺太
后立呂祿為
趙王　趙王
恢之徙趙心
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為
王后王后從
官皆諸呂擅
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
后酖殺之王
悲憤自殺太

我以惡
為王而
餓死兮
誰者憐
之遂餓
死謚曰
幽子遂
至文帝
元年再
見

趙王恢

封梁王
十六年
從今封
恢心懷

免杜門
竟不朝
請云

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恢后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恢恢不得自恣有愛姬后酖殺之恢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為恢

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

用婦人棄宗廟禮廢恢嗣

琅邪王澤

封營陵侯十六年齊人田生為澤説張卿以為諸呂之王大臣未服今諸劉澤

斬之而還報
曰有亡酒人
臣謹行法斬
之太后左右
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
以罪也因罷
自是之後諸
呂憚朱虛侯
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
為益強
楊氏曰予
觀劉章言
耕田事及
誅亡酒者

最長王
之諸呂
王益固
張卿言
於太后
太后然
之乃割
齊之琅
邪郡封
澤為王
至文帝
元年再
見

燕王建

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封十五年卒謚靈太后殺建之子國除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晏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

不見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

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讙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辛酉
遣陸生為飲食費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八年 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撠太
	代王恒 封十七年入承大統是為文帝
	恒山王朝 進封五年伏誅 淮陽王武 進封四年伏誅
	魯王張偃 封八年太后崩為大臣所廢明年再見
	信都侯張侈 故宣平侯敖子始封太后崩尋
	梁王呂產 徙封二年以相國謀為不軌伏誅
	附南越 趙佗稱帝四年先是高后遣周竈來擊會暑疫

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掖傷　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信都侯受為樂昌侯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濟川王太 進封二年梁王呂產既誅大臣徙太王梁文帝即位伏誅

清陽侯王吸 封二十二年卒諡定子哀侯彊嗣傳孝侯伉及侯不害不害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見

為大臣所廢

樂昌侯張受 故宣平侯敖子始封太后崩尋為大臣所廢

博成侯馮代

趙王呂祿 進封二年以上將軍謀為不軌伏誅

燕王呂通 封鍾侯三年進今封太后崩伏誅

兵不能踰嶺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太后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

曲周侯酈商

封二十二年卒謚景子寄嗣至景帝中二年再見　寄以紿呂祿歸將印故天下稱寄賣友也

嗣封五年坐呂氏事誅

舞陽侯樊伉

噲子嗣封九年坐母須與諸呂同謀誅　噲庶子市人明年再見

不其侯呂種

從封二年伏誅

贅其侯呂勝

封八年伏誅

滕侯呂更始

封八年以長樂衛尉謀作亂伏誅

衛宮愼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

曲成侯蟲達

封二十二年卒諡圉子捷嗣至文帝後三年再見

費侯陳賀

封二十二年卒

建陵侯宦者張釋

以大謁者勸王諸呂封太后崩以罪免

呂成侯呂忿

封八年伏誅

俞侯呂它

封五年坐呂氏事誅

祝茲侯呂瑩

以太后昆弟子封太后崩伏誅

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

諡圉子共侯常嗣傳侯偃絕至景帝中六年子最再見

河陽侯陳涓

封二十二年卒諡莊子信嗣至

東牟侯呂莊

以燕王通弟封太后崩伏誅

扶柳侯呂平

封八年坐呂氏事誅

臨光侯呂嬃

以太后女弟封

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

文帝四年再見

厭次侯元頃

封二十二年卒諡中子賀嗣至文帝六年再見

五年太后崩平勃使酈寄紿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勃祿然之時與寄出遊獵過嬃嬃祿姑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

發兵欲西誅之自以年少不習兵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請大王幸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

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嫡長孫也當立今

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尋被誅

諸大臣狐疑未定而澤於劉氏最長大臣固待澤決計今畱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乃益具車送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頴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禄呂產欲作亂内憚絳

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祿產各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周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乎勃謀使人刦

商令寄紿説
禄曰高帝與
吕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
九王吕氏所
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諸侯
亦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
而足下佩趙
王印不急之
國乃將兵留
此為大臣諸
侯所疑何不
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

王歸相印與
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
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比萬
世之利也祿
然其計諸呂
老人或以為
不便猶豫未
決　九月平
陽侯窋見產
會郎中令賈
壽使從齊來
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告
產且趣產急

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納太尉北軍太尉又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相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

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相國產

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不勝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

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

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

梁遣朱虚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勃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栗恐不能言嬰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何能為乎乃
罷魏勃濯嬰
亦罷兵歸
諸大臣迎立代
王恒後九月
至即位誅呂
后所名孝惠
子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
少帝及梁淮
陽恒山王皆
非真孝惠子
即長用事吾
屬無類矣或
言齊王高帝
長孫可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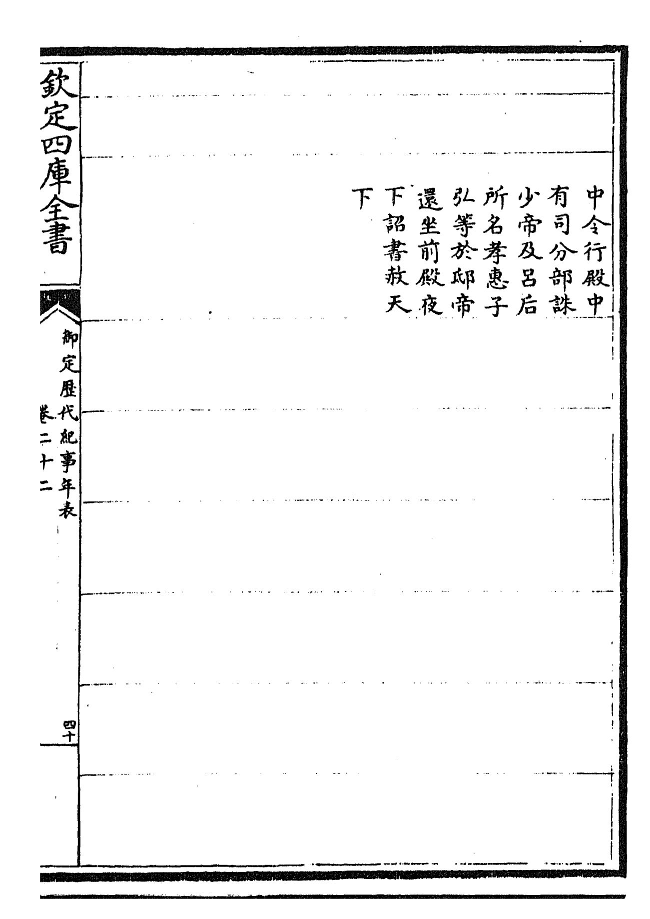
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立

二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卒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無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

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進曰願請閒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

丞相平等皆
再拜請曰願
大王即天子
位王西向讓
者三南向讓
者再遂即位
章弟東牟侯
興居請除宫
乃與太僕滕
公入宫載少
帝出奉法駕
迎帝即夕入
未央宫夜拜
宋昌為衛將
軍領南北軍
以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漢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

諱恒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

燕王澤

徙封一年

澤王琅邪三年冬徙封燕除琅邪國為郡至明年再見

趙王遂

陽信侯劉揭

以典客奪呂祿印閉殿門拒呂產功封傳侯中意至景帝六年再見

樊侯蔡兼

以高祖時從定北地用常山相封傳康侯客共侯平至武帝元鼎四年侯辟方再見

廣嚴侯呂歐

封二十三年薨謚莊子戴侯勝嗣傳恭侯嘉至帝後七年再見

平州侯昭

附

南越

南越王趙佗以漢遣陸賈奉書至國佗恐願奉明詔乃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

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陳平謝病上問之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乃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已下益戶賜金

紹封一年幽王絶二年冬遂以王子紹封至景帝三年再見

楚王交

封二十三年薨謚元綱目特書

軹侯薄昭

以太后弟封至帝十年再見

壯武侯宋昌

以代中尉從代王入立功封至景帝中四年再

南宮侯張偃

以魯王九年降封傳哀侯歐及侯生至武帝元光三年再見

舞陽侯樊市人

涉掉尾

封十八年薨謚共子戴侯福嗣三傳至武帝元狩五年再見

煮棗侯赤

封十七年薨謚靖子康侯武嗣

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

各有差絳侯周勃朝罷趨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絶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

賢之也

子夷王郢客嗣至帝五年再見

齊王襄

嗣封十年王有起兵安漢大功帝嫌大臣有迎立議故絀

見

清都侯駟鈞

以齊哀王舅父封至帝六年再見

周陽侯趙兼

復封一年上年兄伉坐誅今復封弟是為荒侯傳侯它廣至景帝中五年再見

筑陽侯蕭延

傳侯昌至景帝中四年再見按漢書表不符

信都侯張侈

封二年坐罪奪爵國除

樂昌侯張

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又

功令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劉友益曰平勃章同誅產祿及諸呂三人之功一也論功列敘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

按史記朱虛侯章只賜邑

不敘冬薨謚哀子則嗣至帝十五年再見

以淮南厲王舅父封至帝六年再見

更封一年

鄒侯何少子侯同坐罪奪爵延以弟更封傳竭侯遺及弟則至景帝二年再見

索隱曰漢表云惠帝三年何子

受

封二年坐罪奪爵國除

開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后大

二千户金千
金

十二月除收帑相
坐律令詔曰
法者治之正也
今犯法已論而
使無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
及為收帑朕甚
不取其除收帑
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
皇太子 有司
請蚤建太子上
曰朕既不德縱
不能博求天下

哀侯祿
嗣六歲
卒無嗣
高后二
年封何
夫人祿
母同為
侯至文
帝元年
罷 按
二表不
符

怨削去
南越之
籍使使
不通老
夫竊疑
長沙王
讒臣故
發兵以
伐其邊
老夫處
越四十
九年於
今抱孫
焉然夙
興夜寐
寢不安

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具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具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

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竇氏為皇

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畧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賓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定振窮養老之詔

令詔曰方春之時和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

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耏已上不用此

令

楚王交薨謚曰元
綱目特書賢
之也

夏齊楚地震二十
九山同日崩大
水潰出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
者帝曰鸞旗在
前屬車在後吉
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
之於是還其馬
與道里費而下

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

者而君所主者
何事也平謝曰
陛下不知其駑
下使待罪宰相
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
內親附百姓使
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焉帝乃稱
善勃大慚出讓
平曰君獨不素
教我對平笑曰
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耶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
賊數君欲強對
耶於是勃自知
其能不如平乃
謝病請歸相印
平專為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
使南越南越王
佗稱臣奉貢
帝為佗親冢在
眞定者置守邑
歲時奉祀召其
昆弟厚賜之復
使陸賈至南越
賜佗書曰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

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今即位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博陽侯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

發兵為寇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孫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今得王之地不足為大得王之財不足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無一使以通其道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上書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上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名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名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

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

二年

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薨謚曰獻

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

河間王辟疆

始封 三月分趙地為河間國立趙幽王次子

代王武

始封 第二皇子至帝五年再見

太原王參

長沙王吳右

嗣九年薨謚恭子靖王著立至帝後七年再見

閼氏侯馮遺

嗣封一年 侯解敢孫恭侯佗遺腹子嗣封

彭侯秦同

封二十二年薨謚簡子戴侯執嗣傳侯武至景帝後元年再見

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復以周勃為丞相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

辟彊為王至帝十四年再見

城陽王章

始封置城陽國立齊悼惠王次子朱虛侯為王章有大功帝以齊王故絀之

置太原國封第三皇子都晉陽至帝四年再見

梁王揖

置梁國封第四皇子至帝十一年再見

揖史記表作勝

肥如侯蔡寅

封二十四年薨諡敬子莊侯成嗣傳侯奴至景帝元年再見

曲逆侯陳平

是為文侯傳恭侯勝之及侯平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阿陵侯郭亭

封二十四年薨諡頃子惠侯歐

下相侯泠耳

封十七年薨諡莊子侯愼嗣至景帝三年再見

廣阿侯任敖

封十九年薨諡

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頳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勸納諫又諫與方正之士射獵上嘉納之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

至是始進封至明年薨

濟北王興居

始封置濟北國立齊悼惠王少子東牟侯興居為王興居誅

燕王澤

徙封二年薨謚敬子康王嘉立至景帝五年再見

封二十四年為丞相薨謚獻子恭侯買嗣傳簡侯悝及侯何至武帝元光五年再見

嗣傳侯勝客至景帝中六年南侯再見

東茅侯劉釗

封二十四年薨謚敬子侯吉嗣至帝十六年再

懿子夷侯竟嗣傳敬侯但及侯越越至武帝元鼎二年再見

善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

帝從霸陵

諸呂有功帝以其嘗欲立齊王故絀之至是始割齊二郡以封興居快快至明年再見

見

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

正月親耕藉田

賈誼說上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

三

[illegible]
矣上感誼言詔
曰夫農者天下
之本也其開籍
田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
月立趙幽王子
辟疆為河間王
朱虛侯章為城
陽王東牟侯興
居為濟北王子
武為代王參為
太原王揖為梁
王　有司請立
皇子為諸侯王
詔先立河間城

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夏

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得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秋

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綱目書賜租自帝始
淮南王長 封二十年入朝袖鐵椎椎	
絳陽侯華無害 封二十五年薨	
匈奴 五月右賢王入居漢河南地侵	

歲再食者二十五其間建月而食者二而已漢初丁酉及是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十二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殺辟陽侯審食其報母怨也帝赦弗治歸益驕恣 尹起革曰食其邪僻法宜誅死網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不予劉長之擅殺

謚齊子恭侯勃齊嗣傳侯祿至景帝四年再見

臺侯戴野

封二十五年薨謚定侯才嗣至景帝三年再見

辟陽侯審

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漢遣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敗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早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也帝赦弗治歸而益驕卒以反誅此帝仁柔之過也

吳王濞

封十九年入朝

城陽王章

食其

封二十五年淮南王長椎殺之謚幽侯平嗣至景帝三年再見

戚侯李必

封十九年薨謚

即位驕蹇不奉
法上常寬假之
是歲入朝往見
食其自袖鐵椎
椎殺之馳走闕
下肉袒謝罪帝
傷其志為親故
赦弗治以此歸
國益驕恣警蹕
稱制擬於天子
袁盎諫曰諸侯
太驕必生患上
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
帝如甘泉遣丞
相嬰將兵擊走

封二年
薨謚景
子共王
喜嗣至
帝十一
年再見

濟北王興居
封二年
夏發兵
反秋兵
敗自殺
國除
興居高
帝孫也

園侯班
嗣傳侯
信成至
武帝元
狩五年
再見
按漢表
傳世不
符

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　秋七月還宮　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

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以張釋之為廷尉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悅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

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

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

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　是歲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

四年

冬十二月丞相嬰薨以張蒼為丞

管侯罷軍頻陰侯灌未城侯公河陽侯陳匈奴

傳侯戎奴至景

嬰

孫耳

信

冒頓單于遺漢

相　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召

帝三年再見

斥丘侯寧

國

傳侯偃至景帝三年再見

封二十六年薨諡懿平侯何嗣侯何傳侯疆及侯賢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見

封二十一年薨諡孝懷侯漸嗣至帝十四年再見

嗣四年坐不償人債過奪侯國除　傳二世至宣帝詔復莊侯涓後

營侯信都

傳侯廣至景帝三年再見

樂成侯丁禮

封二十六年薨

祝阿侯高邑

封二十一年薨諡孝侯成嗣至

菌侯張勝

嗣八年坐罪奪侯國除

傳二

帝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

以

臣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　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

楊丘侯安　至帝十五年再見
楊虛侯將閭
杮侯辟光
安都侯志
平昌侯卬

諡節夷侯馬從嗣傳武侯客及侯義至武帝元鼎五年再見
高胡侯陳夫乞
封二十六年薨諡中殤侯程嗣

帝後三年再見
醴陵侯越　封九年坐罪奪侯國除

世至宣帝詔復壯侯平後

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北州以定願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

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持兵見之人有告勃反下廷尉

武城侯賢　至明年再見

白石侯雄

渠

以上十侯皆齊悼惠王子始封

閼以下侯將至帝十六年再見

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亦見勃獄辭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

丙寅

五年

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

淮陽王武 以代王四年徙封至帝十一年再見

楚王郢客 嗣封四年薨謚夷子戊嗣至景帝三年再見

建平侯周意 更封一年高后時侯開方罪除至是意以汾陰侯昌孫更封至景帝中二年再見

棘陽侯杜得臣 封二十六年薨謚莊質侯但嗣傳懷侯武至武帝元朔五年再見

蒯成侯周緤 封二十七年薨謚尊子昌坐罪不得代國除至景帝中元年更封應為鄲侯

留侯張不疑 嗣封十四年坐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至宣帝詔復良玄孫千秋家

恂侯溫疥

高胡侯陳

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貫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

吳王濞

封二十一年自鑄豫章銅山錢東煮海水為鹽國用饒足又招集亡命王由是益驕

代王參

封二十五年薨諡頃侯仁嗣傳侯何至景帝中四年再見

程

侯夫乞子嗣封一年薨諡殤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夫乞玄孫勝家

湼陽侯呂勝

封二十五年薨諡莊子成坐實非勝子不當侯國除至宣帝時詔復勝六世孫忠家

徙

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代王武為淮陽王

封太原王四年徙今封至帝後二年再見

丁卯

六年

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王長謀反廢
徙蜀道死　淮
南厲王自作法
令行於其國逐
漢所置吏請自
置相二千石帝
曲意從之又擅
刑。殺不辜及爵
人至關內侯數
上書不遜順帝
重自切責之乃
令薄昭與書風
諭引管蔡及代

梁王揖
封五年
以長沙
王太傅
賈誼傅
王誼上
治安策

淮南王長
封二十
三年
謀反事
覺赦徙
蜀道王
憤恚不

共侯盧罷師
封二十
六年薨
謚莊惠
侯黨嗣
傳懷侯
商至帝
後四年
再見

穀陵侯馮谿

厭次侯元賀
侯頃子
嗣封六
年
坐謀反
奪爵國
除至宣
帝時詔
復頃玄
孫家平
帝賜頃
七世孫
萬爵關

清都侯駟鈞
封六年
追坐濟
北王舉
兵反弗
救罪奪
侯國除

周陽侯趙兼
封六年
坐罪奪

匈奴
是年冒
頓單于
卒子稽
粥立號
老上單
于漢復
遣宗室
女翁主
為單于
閼氏使
宦者中
行說傳
翁主說
不欲行

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悅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從處蜀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

食死謚厲國除子四安勃賜良至帝八年俱復封

封二十二年薨謚定共侯熊嗣傳隱侯卬及獻侯解及侯偃至武帝建元四年再見

內侯

平棘侯辟彊

侯執子嗣封七年坐罪贖為鬼薪國除至宣帝時詔復執玄孫家

侯國除

強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

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稽粥立復請和親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是時匈奴

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重酪之便美

強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誼乃上疏言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強大反側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而奉蠻夷輕重倒置一言玩細娛不圖大患也可為長太息者六一言服用奢侈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

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封印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經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審定取舍六言優禮大臣也其書數千言帝深納之是後養大臣有節大臣有辠皆自殺不受刑

戊辰

七年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趙王遂紹封七年入朝

波陵侯魏駟以陽陵君封至

南鄖侯起以信平君封尋坐後父奪爵一

中牟侯單父聖封二十三年薨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宮

東闕罘罳災

綱目書災始此

民有歌淮南王者

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

舂兄弟二人不

相容帝聞而病

之

代王參 更號四年入朝

梁王揖 封六年入朝

淮陽王武 徙封三年入朝

帝十二年再見 漢書作汾陵侯

級為關內侯國除 起名失其姓 師古曰會於庭中而隨父後失朝廷序爵之體故削爵也

鄗陵侯朱 謚共敬侯繒嗣傳戴侯終根及侯舜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奪侯

慶 侯滜子嗣封十

	己巳
	八年 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
	燕王嘉 嗣封七年入朝 齊王則
	阜陵侯安 安陽侯勃 陽周侯賜 東城侯良
	汝陰侯夏侯嬰 封三十年薨諡文夷侯竈嗣傳
二年薨諡共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濞曾孫言家	蓼侯孔藂 封三十年薨侯臧嗣至武帝元朔三年再見
	斤丘侯唐厲 封三十年薨諡懿恭侯鼂嗣傳

不知其辠陛下辛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讎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

嗣封七年入朝	河間王辟彊	封七年入朝

淮南厲王子四人始封至帝十五年良薨十六年安勃賜皆進封王

恭侯賜及侯頗至武帝元封二年再見	南安侯宣虎	封三十年薨謚莊恭侯戎嗣傳侯千秋至景帝

姚氏按孔子家語云子魚生子武及子文子文生最字子產說文以最為積聚字此作藂不同

侯賢及侯尊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博陽侯周聚	封二十四年薨謚節侯遬嗣至景帝中五年再

庚午

九年

春大旱

之中即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綱目書長星始此

淮陽王武徙封五年入朝

城陽王喜

楚王戊嗣封四年入朝初元王好書敬事魯申

中元年再見

中水侯呂馬童封三十年甍謚莊夷侯假嗣傳

見

嗣封六年入朝

公穆生白生穆生不耆酒每為穆生設醴及戊立嘗忘設穆生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不可曰是忘道也豈為區區之

共侯青肩及靖侯德及侯宜成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奪除

辛未 十年	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
長沙王吳著	嗣封九年入朝
軑侯召奴	以齊相召平子封是為頃侯傳侯澤及侯延至武帝元封六年
宣曲侯丁義	封三十二年薨謚齊侯通嗣至景帝中五年發
寧陵侯呂臣	封二十七年薨謚夷戴侯射嗣傳惠侯始至景
張侯毛澤	封二十六年薨謚節悉侯慶嗣傳侯舜至景帝中六年再見

醴哉不去楚人將猶我於市遂稱疾去

自殺

司馬氏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

再見

梨漢書作黎

婁侯再見

帝五年再見

慶一作鹿

復陽侯陳

成陽侯奚意

軹侯薄昭

封十年有罪自殺易侯戎奴嗣至武帝建元元年再見

封三十一年薨諡剛恭侯嘉嗣傳康侯拾及侯疆至武帝元狩二年再見

封二十六年薨諡定侯信嗣至武帝建元元年再見

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貽犯之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䰟文帝嘗稱漢文之美而不

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識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壬申　十有一年
冬絳侯周勃薨謚曰武

梁王揖　封十年　薨謚懷　更號八年

代王參

絳侯周勃　封三十三年薨

祁侯繒賀　封三十三年薨

匈奴侵漢狄道

上行幸代
春正月自代還
夏梁王揖薨無子
徙淮陽王武為
梁王　梁懷王
薨賈誼上疏曰
陛下所以為藩
扞惟淮陽代二
國爾代北邊匈
奴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
大諸侯厪如黑
子之著面不足
以有所禁禦臣
願舉淮南地以
益淮陽而為梁

無子王傅賈誼請以淮陽為立後而割東郡益梁以制齊趙乃徙淮陽王王梁

淮陽王武
徙封七年
入朝
上從賈

入朝

城陽王喜
嗣封八年
秋徙喜王淮南城陽國除至帝十六年再見

謚武侯勝之嗣尋坐罪奪一歲至帝後二年復封　程子曰平勃阿旨王諸呂此直是畏死耳何如王陵守正而去哉其後得

謚穀頃侯胡嗣傳侯它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見

邔侯黃極忠
封二十七年薨謚莊慶侯榮盛嗣傳共侯明及

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於是徙淮陽王為梁王　後歲餘賈誼卒　卒時年三十三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

誼請徙淮陽王為梁王於是北界泰山西至高陽統大縣四十餘城至景帝三年再見

成功辛也故其安劉之功僅足贖王呂之罪

侯遂至武帝元鼎元年再見

太子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夫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其降胡義渠來歸誼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相為表裏
此萬全之術帝
嘉之賜書寵荅
焉　錯為人峭
直刻深以其辨
得幸太子號曰
智囊
募民徙塞下　錯
又言曰胡貉之
人其性耐寒楊
粤之人其性耐
暑秦之戍卒不
耐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僨
於道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陳勝

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刦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癸酉

十有二年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一統志云金隄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咸曰金隄 書河決始此終綱目書

梁王武 從封二年入朝至景帝中六年再見

趙王遂 紹封十二年

齊王則 嗣封十一年入朝

淮南王喜 從封二年入朝至帝十六

吳房侯楊武 封三十二年薨謚莊侯去疾嗣至景帝後元年再見

陽義侯靈勝 侯常孫自高帝十二年常封陽義至是勝薨謚哀無子國除

成陶侯周信 封十七年薨謚夷孝侯勃嗣至帝十五年再見

河決十有六書塞八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禮地官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古者用棨刻木為合符或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漢初置諸關以備非常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入朝

河間王辟彊

封十一年入朝

年再見

安丘侯張說

封三十二年薨謚懿恭侯奴嗣傳敬侯執及康侯訢及侯指至武帝元鼎四年再見

波陵侯魏駟

封六年薨謚康無子國除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

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租稅之半

甲戌

十有三年

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

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夏

除秘祝初奉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

月除肉刑齊太倉令淳于意

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

改行為善而道毋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

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後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寛厚恥言人之過

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濶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與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乙亥

十有四年
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燕王嘉　嗣封十二年入朝

缾侯孫鄲　以父北地都尉卬禦匈奴戰死

昌侯盧卿　封三十四年薨謚圉侯通嗣至

期思侯賁赫　封三十年薨謚

匈奴　是年冬老上單于率十四萬騎

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衆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河間王辟彊

封十三年薨謚文子哀王福立至明年再見

事功子封至景帝三年再見

深澤侯趙將夜

復封一年自高后三年復封五年又奪除今再復封是為

景帝三年再見

禾成侯公孫漸

侯耳子嗣十年薨謚懷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耳曾孫廣意家

康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赫玄孫充家

入漢朝那蕭關北地回中候騎至雍甘泉漢使張相如欒布將兵出擊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引還

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從代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

齊侯傳戴侯頭及侯循至景帝中五年史侯再見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上方以胡寇為憂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為趙將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

幣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

十有五年

春黃龍見成紀

初張蒼以漢得

梁王武　徙封五年

齊王則　嗣封十四年薨

楊丘侯安　封十二年薨謚

甯侯魏選　封三十五年薨

彊侯弱服匈奴　侯勝孫嗣三年

老上單于西擊

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絀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尹起莘曰文帝恭儉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

入朝

燕王嘉嗣封十三年入朝

謚文無子至明年別封將閭

河間王福嗣封一年薨謚哀無子國除

共侯偃嗣至景帝四年再見

東城侯良封八年薨謚哀無子國除良高帝孫

謚莊恭侯連嗣傳侯指至景帝四年再見

須昌侯趙衍封三十二年薨謚貞戴侯福嗣傳侯不害至景

坐罪奪國除至宣帝時詔復勝玄孫定家

成陶侯周勃侯信子嗣封四年坐罪奪國除

月氏破之殺其王以其頭還為飲器月氏由是恨單于

月氏匈奴老上單于引兵擊月氏王敗死單于以王

而已安得有五況異時紛紛祠祀實昉於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祠則止書如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

赦天下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以鼂錯為中大

帝五年再見

東陽侯張相如

封三十二年薨謚武共侯殷嗣傳侯安國及哀侯疆至武帝建元元年再見

頭去太子立為王

夫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作

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陳蜀風俗傳云畢公封新垣其後因氏焉平名也五帝廟一

宇之內而設五帝面有五門各依其方帝色也

丁丑 十有六年

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刺采

封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淮南王喜 徙封五年復置城陽國仍以喜為王至景帝中六年再見

齊王將閭 自楊虛侯進封都臨淄至景帝三年再見

膠東王雄渠 自白石侯進封分齊之膠東為

封淮南厲王子三人為王

淮南王安 自阜陵侯進封至武帝元狩元

襄城侯韓嬰 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以匈奴相國來降封是為哀侯傳侯澤之

取也
從淮南王喜復為
城陽王
分齊地立悼惠王
子六人為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
子三人為王
詔更以明年為元
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
有寶玉氣而使
人持玉杯詣闕
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
候日再中居頃
之日卻復中於

濟北王志
自安都侯進封分齊之濟北為國至景帝三年再見

菑川王賢
自武成侯進封分齊之菑川為

國都即墨至景帝三年再見

膠西王卬
自平昌侯進封分齊之膠西為國都宛至景帝三年再見

濟南王辟

年再見

衡山王勃
自安陽侯進封至景帝四年再見

廬江王賜
自陽周侯進封至景帝四年再

至武帝元朔四年再見

弓高侯韓穨當
故韓王信孽子以匈奴相國來降封是為莊侯傳侯則至武帝

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國都劇至景帝三年再見

光

自杕侯進封分齊之濟南為國至景帝三年再見

見

元朔五年再見

東莞侯劉吉

侯釗子嗣封十四年坐事國人過員奪侯國除宣帝時詔復釗曾孫咸家

事謂役使之員數

戊寅

後元年

冬十月新垣平伏誅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趙王遂

紹封十七年入朝

隆慮侯周竈

封三十九年薨謚哀侯通嗣至景帝中元年再見

龍侯陳堅

嗣封十八年坐罪奪侯國除

劉友益曰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之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

棘蒲侯陳武

封三十九年薨謚剛嗣子奇反不得侯國除至宣帝時詔復武曾孫嘉家

之矣凡方士
必以伏誅書
終綱目書方
士伏誅七新
垣平少翁欒
大隋潘誕唐
柳泌趙歸真
李元伯

春

正月詔議可以
佐百姓者　詔
御史曰間者數
年不登又有水
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意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
有過與何以致

己卯	
後二年	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代王參	
北平侯張	
條侯周亞	
匈奴	

夏上行幸雍棫陽宮

六月代孝王參薨

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産甚多雲中遼東為甚郡萬餘人

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秋八月丞相蒼免

以申屠嘉為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竇廣國

更號十五年薨謚孝子恭王登立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見

蒼

封四十年為丞相定律歷益封免歸至景帝五年再見

天

更封一年絳侯周勃次子上年侯勝之坐罪奪除今更封弟至景帝七年再見

條漢書作修修讀曰條

老上單于連歲入漢邊殺畧人民畜産甚多漢遺單于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

博陽侯陳濞

封四十年薨謚壯侯始嗣景帝初罪除至中五年再見

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材官蹶張謂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庚辰

後三年 春二月上行幸代

梁王武 徙封九年入朝

故安侯申屠嘉 以丞相封是為

曲城侯蟲捷 侯逢子以帝八

信武侯靳亭 侯歙子嗣封二

匈奴 老上單于稽粥卒子軍臣單于

齊王將閭 進封四年入朝	濟北王志 進封四年入朝	濟南王辟光
節侯傳恭侯及清安侯臾至武帝元鼎元年再見		
年坐罪奪除今復封至景帝中五年再見	平陽侯曹窋 嗣封二十九年薨子簡侯奇嗣	
十二年坐事國人過律奪除至宣帝時詔復歛六世孫安漢家	祝阿侯高成 侯邑子嗣封十五年坐事國人	
立		

進封四年入朝

過律奪除至宣帝時詔復邑玄孫弘家

辛巳

後四年

夏四月晦日食

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

上行幸雍

吳王濞

封三十六年王世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太子引

燕王嘉

嗣封十八年入朝

趙王遂

紹封二十年

共侯盧

侯罷師孫嗣十四年薨謚懷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罷

博局提殺之遺具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

入朝

濟北王志

進封五年

入朝

師曾孫信家罷音皮

壬午	
後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隴西 三月行幸雍 秋七月行幸代
吳王濞	封三十七年濞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
楚王戊	嗣封十六年入朝
濟南王辟光	進封六年入朝
膠西王卬	進封六年入朝
城陽王喜	復六年入朝
高京侯周成	封四十年坐謀反下獄死國除絕九歲至景帝中元年應更封繩侯

之使者
對曰王
實不病
漢繫治
使者數
輩吳王
恐以故
遂稱病
夫察見
淵中魚
不祥惟
上棄前
過與之
更始於
是帝乃
赦吳使

	癸未
	後六年 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吳王濞 封三十八年 濞鑄錢煮海收匿亡命將四十
	梁王武 徙封十二年 入朝
	淮南王安
	長沙王吳著 嗣封二十一年 入朝
	匈奴 軍臣單于以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殺

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年益驕傲鼂錯數言吳過可削帝不忍吳曰益横

進封七年入朝

畧甚衆漢遣諸將備邊周亞夫屯細柳單于遠塞漢亦罷兵

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

子為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夏四月大旱蝗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甲申

後七年

夏六月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短喪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

吳王濞

封三十九年

濞聞皇太子新立益懼

長沙王吳著

嗣封二十二年入朝薨謚靖無子國除

初高

章武侯竇廣國

以孝文后弟封是為景侯傳恭侯完及侯常生

廣嚴侯呂嘉

侯歐孫嗣十三年薨無子國除至宣帝時詔復

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渺渺之身托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

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武帝元狩元年再見

南皮侯竇彭祖

以孝文后兄長君子封傳爽侯良及侯桑林至武帝元鼎五年

歐玄孫不識家呂一作召索隱曰廣邑嚴謚也

坐酎金國除

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

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乙巳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

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因其山不
起墳吳王詐病
不朝賜以几杖
羣臣袁盎等諫
說雖切嘗假借
納用焉張武等
受賂金錢覺更
加賞賜以愧其
心專務以德化
民是以海內安
寧家給人足後
世鮮能及之
丁未太子啟即皇
帝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二